

关仁山

著

四

头

Ritou

钟声警万里，钟声惠十方。

关仁山文集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关仁山文集



四头

关仁山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关山文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头/关仁山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7. 1

(关仁山文集)

ISBN 978-7-80755-772-2

I. ①日… II. ①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01924号

书 名: 日 头
著 者: 关仁山

书名题签: 关仁山

策 划: 张采鑫 赵锁学

责任编辑: 李 爽 刘燕军

特约编辑: 仰 洁

责任校对: 李 伟

装帧设计: 鸿儒文轩·书心瞬息

美术编辑: 胡彤亮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1 010-57572860

传 真: 0311-88643225 010-57572860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32

字 数: 540千字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5-772-2

定 价: 7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

第一律	太簇	001
第二律	林钟	040
第三律	姑洗	076
第四律	中吕	118
第五律	应钟	150
第六律	大吕	193
第七律	南吕	237
第八律	夷则	286
第九律	无射	322
第十律	蕤宾	364
第十一律	夹钟	401
第十二律	黄钟	445

第一律

太簇

1

闺女是爹的贴心小棉袄儿。

我最喜欢二闺女火苗儿了。这个小棉袄儿烈性，暖和，贴心。要是哪个男人想抢我的小棉袄儿，那就好比从我心头挖肉。火苗儿漂亮，日头村的男人，瞅她的时候眼神发直，眼珠子发绿。我这闺女也爱瞅帅小伙，盯着小伙子时眼珠也有绿光。老婆偷偷跟我说：“你说咱闺女是不是得了花痴？”我没鼻子没脸地呵斥老婆一顿：“胡说个啥！”老婆不再吱声了。不是我吹牛，火苗儿这孩子，长相的确出众，鹅蛋脸，大眼睛，长睫毛，面皮白嫩。大辫子被她自己剪掉了，留个新式运动头，像个假小子，走路一蹦一蹦，说话干净利索，宛如一阵清风。那眼媚的，那皮嫩的，她不用咋打扮，就亮一条街。村人都夸奖说：“老轸头那闺女少见，真是少见。”媒婆婶子说：“火苗儿这孩子，长大一准儿就是迷死男人不偿命的小妖精。”听到这话，火苗儿不气不恼，只是嘻嘻地笑。

可是，这个雪天，竟然有人挖我的心头肉来了。

仰了脸瞅，雪纷纷扬扬。雪没在地上印出一个脚印，却将古钟糊住了。古钟挂在状元槐半腰，槐枝嘎地响了一声。状元槐树枯着，竟然没折，家雀儿呼啦啦飞了。灰巴巴的槐树枝，一律快活地动着，弹出雪粉。槐树下麦秸垛也气

吹似的胀起来，隐隐有些抖动。

常日里出来溜达的老人和孩子，一个也不见。

雪越下越疯，看样子一时半会儿歇不住。雪和泥搅成一团，踩在脚下，揉搓出干燥的摩擦声，刺啦刺啦的。路很滑，我走得不紧不慢，却跌跌撞撞，只有一个孤独的影子。

我佝偻着身子走着，村里响起年轻人叽叽喳喳的声音。槐树、麦秸垛、猪圈、鸡窝都被雪盖上了。扭头瞅见金家门楣上，挂上了一串串的红辣椒。金家媳妇小米微笑着探出墙头，喊：“轸叔，跟你说个秘密！”我一愣：“啥秘密？”小米神秘地说：“说了您别生气呀！”我揩了脸上的雪，说：“不生气。”小米咯咯一笑说：“有人偷你的小棉袄儿啦！”我糊糊涂涂：“啥？我穿着棉袄哪！”小米大声地吼：“装啥糊涂？告诉你吧，你家火苗儿跟个男人在麦秸垛那儿亲嘴哩！”说着，她抬手指了指北边。

我一听，脑袋轰地一响。追我家闺女，哪个浑小子有这么大胆啊？

我急了，赶紧掉头去找。

北风浸骨，瞬间起了雪雾，远远近近一片模糊，近了，要喊一嗓子，才知道对方是谁。我愣了愣，一步一滑，走不大稳，这树、这钟、这街巷、这平原、这山峦，晃晃得虚成一个梦了。嗖的一声，一条黑狗蹿来，短腿在雪地上踏动，踏了一阵，一跳一跳地跑开了。

我踏雪寻找火苗儿来了。

到处是白雪，哪里有人影！我在槐树下站了好久，风骤然狂猛了，掀得雪粉飞扬，雪粉从枝杈上掉下来，掉进脖子里，叫人觉出几分寒凉。我暗暗骂：“这丫头野成啥样了！多冷的天，跟谁亲嘴啊？”

雪住了，日头没露头。天是白的，地也是白的。两股白搅成一团，是铜钟的青光。风冷冷地涌来，真是无风不起浪，有浪高三丈。当真见鬼了，我看见金沐灶和我家火苗儿在一起呢！

村街的麦秸垛旁，我瞅见金沐灶把一枚毛主席像章给了火苗儿。金沐灶戴着一顶军帽，胸口别了三枚毛主席像章，威风凛凛的样子。火苗儿仰着运动头，含情的眼睛闪了闪，火辣辣地烧着。金沐灶那身影，那感觉，是悠悠晃晃的迷

醉。我躲在暗处屏住呼吸仔细听着。

金沐灶说：“火苗儿，我想看看你。”

火苗儿说：“沐灶哥，看我，你晚上做梦了吧？”

金沐灶说：“做啦！”

火苗儿问：“做的啥梦？”

金沐灶抓着脑袋说：“跟人说梦伤运气。”

火苗儿笑了：“还不好意思呢，梦见美女了吧？说，梦见谁了？”

金沐灶说：“梦见你啦！”

火苗儿说：“梦见我干啥？”

金沐灶笑了笑：“井里打水一根绳，哥就爱妹一个人。”

我眼前一黑，差点儿背过气去。金沐灶瞄上我家火苗儿是啥时候的事啊？

金沐灶掐着嗓子，唱起了冀东驴皮影：

日头一出照四方，
毛泽东思想闪金光……

火苗儿大睁着眼睛，鼓了鼓气，说：“不对，这是电影《地道战》的插曲，太阳一出照四方，不是日头。”

金沐灶耍赖说：“我们冀东平原，日头就是太阳，太阳就是日头。亏你还是日头村的人呢！”

火苗儿说：“你这是偷换概念哩！”

金沐灶仰脸笑了，说：“你说偷换就偷换吧。火苗儿，你记住，以后的日子，我来保护你！”

火苗儿生气地说：“沐灶哥，我们是同学，如果掺杂别的就是对革命的亵渎。请金司令铭记。”如今金沐灶是造反派的司令，他带着同学们一回村，三下五除二就把权桑麻支书的权夺了。

金沐灶拽了拽她的胳膊，火苗儿挣脱了：“我说的还不明白吗，你到底想干啥？”

金沐灶说：“火苗儿，我喜欢你。你不喜欢我吗？”

火苗儿说：“喜欢啊！”

金沐灶说：“我们结婚吧。”

火苗儿咧嘴说：“忒着急了吧？先定亲不中吗？”

金沐灶说：“定亲也中啊！”说着就将火苗儿满怀抱住了，吧吧地亲个没完。

这个突然动作，吓了我一跳。

我粗声喊道：“兔崽子，作恶，作恶，真是作恶呀！”吼着，我手中的轆木就朝金沐灶扔了过去。

金沐灶和火苗儿吓得连跑带颠，四处奔逃。

我追了几步喊：“火苗儿，火苗儿！”

火苗儿拽着金沐灶飞跑，没搭理我。

我猜想，她准是玩火绳去了。这丫头从她娘肚子里生出来，是屁股先露头，坐着来到这个世界的，这叫“倒座莲花”。那时正是冬天，有一天屋子里生着火盆，我老婆手忙脚乱地奶孩子，把她掉进了火盆里。我娘见状浑身抖成一团，想说啥，却说不出来。我急忙把孩子从火盆里抱了起来，只见她嘴里喷火，全身没有一点儿烫伤，喷着火居然还能笑出声来。打那以后我就让人们叫她火苗儿。火苗儿自幼就喜欢划火柴，爱闻那硫磺味。她还经常带着火绳玩耍，拿火柴点火绳。

我不追了，收住双脚，气得浑身颤抖。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天经地义。可我为啥不同意金沐灶娶女儿呢？因为金沐灶这小子性格让人抓拿不住，胆子大得能捅天。他娘张慧敏威震八方，愣是管不了自己的儿子。金沐灶的命有点儿邪性，他是他娘绊门槛跌了一跤，把他跌到人间的。他一落地，双眼瞪得溜圆，却不哭。赤脚医生抓着他的小腿提溜起来，朝小屁股拍了一巴掌，没哭；两巴掌，还是没哭；三巴掌，他的小脸憋紫了，嘴巴吐出一点儿黏液，一直不哭。大夫说，这孩子邪门了，长大了怕不是常人。金沐灶自幼淘气，被他娘一怒之下系了个拴贼扣，拴在院里的菩提树下。他还有一个爱好是用驴皮雕刻皮影人，唱皮影戏。

我鼓了鼓气，开始用轸木敲钟了。

咣！咣！钟声跳着，滚着，响远了。

噢，还忘了说我自己呢。我叫汪长轸，我种过庄稼、守过大车店、当过饲养员，杀过猪、宰过羊、卖过鸡蛋，是村里最后一个敲钟人。

我祖上都是种田的，也是敲钟的。我爷爷穷得没饭吃，喝刷锅水长大，因为没裤子穿，只好披个麻袋片敲钟。那一年大旱，日头一天比一天毒，熬干了燕子河，熬干了庄稼人的血。我爷爷敲钟求雨，敲了两天两夜，最后一口血喷在古钟上，累死了。接着，雨就噼里啪啦下来了。

日头村人管这敲钟的木棍叫轸木。这是雷击过的木头，棒硬，铁疙瘩一样。祖宗把轸木传给了我。我跟古钟一样，心怀慈悲之心。轸木敲在钟上，满街的慈悲之音。村人都知道，敲钟给我带来异相。记得有一年，我一敲钟，头发、胡子和眉毛都白了。霎时，我满脸皱纹，苍老起来。我回家对着镜子一瞅，吓得瘫软在地。后来家人慢慢适应了我的模样。此前，村里的人常对我说：“你这老轸头，人总不老，我穿开裆裤时就这样儿，如今还是这样儿。看来你是定在那儿不变了，敢情是个仙人吧？”我骂道：“我算啥仙人？人家杜伯儒道士才是真正的仙人哩！”

说到杜伯儒道士，必说他的祖先杜康。

日头村主要有四大姓，被称作四大家族。金家、权家、汪家和杜家。起初立村，杜家祖先主持布局。传说杜康这位老人白发如雪，脸呈桃容。老人手扶白须，嘴巴念叨：“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按杜康的指点，四个家族，所居住地按五行分布：金、木、水、火、土。金家住西头；权家住东头；汪家住北头；杜家有木，青色，也住东头。而南头属火，是血燕和栗树的天地，围成一个圆圆的气场，拢着状元槐和古钟。在日头村有很多事说不清来龙去脉，人们只知道状元槐、古钟和魁星阁。日头村人造房子就像血燕垒窝，一嘴草，一口泥。房子一住，杜家先人就预言说：“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家生着汪家，汪家生着权家，权家生着血燕，血燕生着杜家。”

天色幽暗一些，远处有踏雪声。

孩子们在雪地里撒欢，打雪仗，踢腾得雪粉像雾一样。钟声合我的心，到

了贴心贴肺的程度。

钟声一响，村街就流淌起活气了。

孤单的老槐树热闹起来。槐树底下飘来一片红。这钟声，竟然招来了游街的红卫兵队伍。

卡车卷着冷风过来，车顶上戳着大喇叭，呼喊着他们的“革命宣言”。

我赶紧回家给红卫兵烧水。火苗儿凑到我身边，我刚要为她和金沐灶的事发怒，火苗儿用话遮掩过去了。她说造反的红卫兵到日头村来的，除了金沐灶这一拨儿，还有刚来的另一派别。

红卫兵说来就来了。人真多，满街里咔嚓嚓鞋底子响。

一个矮胖子脚步放慢，走到我跟前说：“老乡，这白水我不喝，我要喝茶水，还要吃炖肉。”我愣了愣，吸了口凉气。有人说：“这是我们的黑五司令！大名辛俊武，是邻村辛家庄人。”

我抬头打量他，矮、胖，熊猫似的大眼睛，白白净净的，只是外号叫黑五。我为难地说：“红卫兵小将，你胃口太大了吧，难道还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

黑五嘿嘿一笑：“哪能呢，老乡，我们是干革命来的。”他仰脸喝了我的茶水，“老乡，好茶！年轻人血热，喝完水又蹦又叫的，有好戏看哪！”我劝他们到别的村去闹，黑五却不走，非要开个批斗会再撤。

黑五仰着脸嚷嚷：“嘿！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你娘的蛋！”一群红卫兵噼里啪啦地奔过来。

以后事情的变化，恐怕连黑五都没有料到。姜还是老的辣。权桑麻虽被红卫兵看守起来，却让他儿子权大树给黑五递纸条。黑五看了纸条，嘿嘿地笑了。

后来听说，权大树几次偷偷找来了黑五，终于促成权桑麻跟黑五谈了一整天。黑五比金沐灶还邪乎，夜间好不容易睡着，街上突然响起鼓声，他又赶紧起来游行。

历史在我以外的世界风云变幻。在诡秘的命运面前，占星法往往也无能为力。这一事件将长久地影响到这个村庄的历史。我心中有了一个很深的疑问：他们为什么彼此仇恨？

这天中午，我儿子猴头戴着红袖章回了家。

我一愣：“哎，你小子加入金沐灶的队伍了？”

猴头神秘地说：“我参加了黑五的队伍。”

我骂道：“是不是权大树拉你去的？”

猴头连眼皮都不眨：“是啊。”

我瞪了眼：“赶紧给我退出来！”

猴头撇嘴说：“爹，你又拖我后腿了。”

我赌气说：“人只有手和脚，哪有后腿啊？”

猴头急了：“唉，爹，这都火烧眉毛了，你儿子也不能落后啊！”

我说：“火苗儿搭进去了，你又瞎折腾？”

猴头咧咧嘴巴：“爹，我可是红卫兵了。以后，你不能把我再当出气筒，想打就打，想骂就骂。”

我说：“我不是你爹咋的？爹打儿子，天经地义。”

猴头回家跟我说：“爹，要变天了。”

我抬头望了望天——雪停了。

猴头神秘地说：“爹，告诉你个秘密，黑五被权家拉过去了。日后有好戏看哪！”

我深感不妙，骂了句：“黑五那小子，就是个疯子！”

然后，我又想起火苗儿的婚事。金沐灶想娶火苗儿，起初，我这脑筋咋也转不过弯儿来。后来，瞅着这小伙子还像个人样儿，就勉强答应了。

谁知刚一答应，我又后悔了。唉，这可真是要把我的心头肉挖走了。

2

这一天，祸惹大了。

日头村只要活着的人，谁能忘掉这一天！日头冒出来，落雪的光芒，把一切照得明亮。北风正烈，屋顶和窗户响着呜呜的风。我对着头顶的日头，眯眼打了个喷嚏。我在状元槐下，瞅见黑五踉踉跄跄地奔跑，地上积雪被踩成黑色的烂泥。他跑到一个麦秸垛下与腰里硬偷偷接头。其实，我知道腰里硬是听支

书权桑麻指挥的。

腰里硬握着黑五的手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你就放手干吧！”

黑五说：“对付金沐灶，小菜一碟儿！”

腰里硬拍了拍黑五的肩膀，嘿嘿笑了。

腰里硬原名叫权金山，他是村支书权桑麻的红人，是权桑麻的本家侄子。他是个黑胖子，虎背熊腰，一脸疙瘩肉，长着一对鼓鼓的牛眼。他腰里常扎着一条牛皮带，皮带的铜扣闪闪发光，听说这是他当八路军的舅舅赠给他的。他看谁不顺眼，抡起皮带就打，于是得了个外号“腰里硬”。腰里硬人恶，但也义气，跟你好，割身上的肉给你，恼了你，他割你身上的肉喂狗。但是，他活到这把岁数，还是光棍儿一条。

变化都是瞬间的。腰里硬和黑五一联手，气势排山倒海，把金沐灶的红卫兵司令给撸了，恢复了权桑麻的支书职位。紧接着，他们还冲着金沐灶的爹金世鑫校长下手了。几天来，他们给金校长戴上铁帽子游街批斗。听我家猴头说，下一步，腰里硬要拿全村最旧的东西开刀。一听这话，我的眼皮蹦蹦直跳。啥是旧东西呢？

夜晚降临，街上挂着纸灯笼，一排一排的。我瞅见腰里硬点上纸灯笼，在街上荡来荡去，荡到村头，他一头撞到老槐树上。嘭的一声，腰里硬额头起了个包，他打了老槐树一巴掌：“老东西，走路也不看着点儿！”我正靠着老槐树打盹儿，被他震醒了。腰里硬兴奋地说：“老轸头，我找到最大的‘四旧’了，这才是老东西呀，怎么也有一千年了吧？这不是‘四旧’是啥，这是最大的‘四旧’！”

这老槐树可是有点儿来头。金家祖上出过状元，传说这棵树是金家祖坟里冒出来的，皇帝命名为状元槐。状元槐有股子灵气，学生摸摸它就醒神提气，能考高分。金家将其视为神树自不必说，连地主汪老五也不敢怠慢，逢年过节总要给老槐树上供，在树前摆上肉、点心和水果，一家人趴在地上磕头。

刚才腰里硬的话让我心惊，我黑着脸说：“腰里硬，别干刨人家坟的事，这是作孽呀！”腰里硬说：“没你事儿。”腰里硬往村里走，我颠颠跟着，他抽出腰里的皮带吼：“你再跟着我，我抽你！”我吓了一跳，收住脚步。我就知

道他又要跟黑五密谋坏事了。

中午时分，我瞅见了日月同辉的景象。

日月同辉，是一种奇特天象。日头正当午，日头和月亮同时横在地平线以上，月亮的晕光眼睛很难看到。除了农历十五，都有可能出现这样的现象。这天是农历初七，村里屋顶的颜色由深变浅。

我想起杜伯儒的话，心中犯着嘀咕：“奶奶的，怕要出大事了！”

我思前想后，越想心里越毛，咋也睡不着了。以后发生的事，真是猝不及防的。

天一亮，我就听见有人喊：“古井冒黑水啦！”

我的脑袋大了，满目金星出溜儿出溜儿往外冒。我朝村西的古井跑去。跑在街上的人，都心急火燎。到了古井，井沿儿围了一圈儿人，天气阴阴，人人都在瑟瑟发抖。古井口蹿着一人高的水柱，颜色黑黑的。寒冷的水汽夹杂着硫磺味一阵阵漫过来，冒着泡，打着疙瘩，朝麻石街流去，最后变成薄冰。

我的心悬在了嗓子眼儿，瞪着恐怖的眼睛，不住地摇头：“应验了，还是应验了。”此刻，说不清怕啥，反正是害怕。这种害怕是最折磨人的。唉，村里要出大事，那是老天爷在催命呢。

第二天上午，黑五带着红卫兵把状元槐给围了。他们在老槐树上贴了一张标语：打倒槐树老混蛋！

黑五带头喊口号：“打倒老槐树，打倒老混蛋！”

红卫兵们就像鸚鵡般跟着喊。

喊声惊动了金沐灶的娘张慧敏。

张慧敏就是在那棵老槐树下出生的。当时张慧敏的娘带着肚子里的她讨饭，累了，靠着老槐树喘气，肚子越来越疼，额头冒着豆大的汗珠。忽然，下雨了，雨点噼里啪啦。张慧敏的娘大喊一声：“老槐树啊，帮帮我——”老槐树就用浓密的叶子挡住了雨滴，任树外大雨瓢泼，树冠下却滴雨未下，就像置身屋内。女人自己接生，张慧敏呱呱坠地。后来听说老槐树是金家的金脉，张慧敏的母亲认定与金家有缘，经人撮合，将女儿许配给了金世鑫。张慧敏每年生日都去老槐树下烧香，叫一声槐树姥姥。后来金世鑫当了校长，他就是金沐

灶的爹。

我挥着轸木，钟声响起。

张慧敏带着金沐灶来了，张慧敏说：“轸头，对这帮王八蛋就得来铁器，你那轸木不中。”

火苗儿也来了，朝金沐灶一笑，说：“这一来，我也可能像你一样了，都不是红卫兵了。”金沐灶说：“可我心里还是红卫兵。”火苗儿回道：“心里是红卫兵顶个屁呀，我是觉得我爹没做错啥。”

金沐灶脸一红喊：“对，我娘也没做错啥！这棵老槐树是我太姥姥。”火苗儿说：“那天晚上，你被黑五开除了红卫兵，我朝你脖颈吐了口唾沫，你恨我吧？”金沐灶说：“有点儿恨。后来闻着你的唾沫是香的，就不恨了。”火苗儿说：“知道吧，黑五想让我吐他我都不吐呢！我的唾沫金贵。”

这时，两个红卫兵拿着一把大锯，分坐在老槐树的两边，摆出一副扯大锯的阵势，就等黑五一声令下了。

张慧敏把钢叉往地上一插：“看谁敢动状元槐！”

红卫兵有点儿怕张慧敏，有人嘀咕着：“黄仙儿来了。”

红卫兵不让我敲钟了，我看看挂在老槐树上的大钟，大钟也生气地瞪着我。我对大钟说：“老伙计呀，你倒了，咱俩也就散了。你就躲到哪个犄角旮旯睡觉吧，不能再出声了，这世道，钟也只能当哑巴了！”

张慧敏确实有股子仙气，平时只会小声唠叨的她此刻高门大嗓，听上去都不像她的声音：“你们不能锯状元槐。这是金家祖先金状元栽下的，它连着我们金家的命脉，也连着咱日头村的命脉。这棵树旺，我们金家日子旺，日头村乡亲们的日子就旺。”

黑五大声骂：“还状元，还日子旺，我听着就烦，统统是‘四旧’，给我锯！”

两个红卫兵拉起大锯来，嘎吱声十分刺耳。

刚伤到树皮，张慧敏就一钢叉飞过去，牢牢插在锯条上，咯嘣一声，锯条断了！

黑五说：“找斧子来，我把这资产阶级的状元槐连根拔了！”

我心急火燎，抡起轸木敲起钟来，敲得雨点儿落地般急。大钟很兴奋，发

出的声音清脆洪亮，瞬间便传遍了全村。人们听出这钟声代表着什么：村里出大事了！

张慧敏从树上拔下钢叉，朝黑五插去，黑五躲过了：“老太婆你是沙奶奶呀，还敢来真的？”张慧敏骂道：“信不信我插死你个王八蛋！”黑五大喊：“流血了流血了！”张慧敏一愣，说：“我还没插你就流血了？你倒他娘能装！”黑五大喊：“树！树！树！”只见大树被钢叉插过的两个孔，有红色的液体流出来，腥腥的，越流越快，像河埝被拔了口子。

状元槐流血了，我能听见它低沉的呻吟声。

听到我的钟声，日头村几百人朝老槐树拥了过来。人们看着张慧敏跪在地上，抱着老槐树在哭，她的双手死死捂住老槐树的伤口，鲜血从指缝间淌下来。

我面部肌肉僵硬，瞪着恐怖的眼睛，呆了。

张慧敏边哭边说：“姥姥，是我让您受的伤，我对不住您啊。可我不这样，您就没命了。红卫兵这些王八羔子要锯您呀！”

在张慧敏的哭声中，老槐树的血止住了。

转眼之间，熙熙攘攘的人群没影了。

第二天，浓雾就悄悄泛上来，缠在日头村不走了。我去敲钟的时候，看到老槐树被雾裹了，大钟一亮一亮地闪动。树身贴着一张标语：谁砍老槐树，他娘搞破鞋！也不知这是谁贴的。

我蹊跷着，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文庙魁星阁该遭殃了。

文庙魁星阁也是为金状元修的。“大跃进”的时候，被权桑麻抽去两根檩子，为炼钢炉填了劈柴。这之后房顶就有点儿塌，漏雨。

我老轱头低三下四了，去权家求权桑麻放过状元槐。权桑麻不说话，一个劲儿抠脚泥。

腰里硬来了。腰里硬也看到了老槐树流血的事，吓得差点儿尿裤子，到现在他的两腿还在打哆嗦。权桑麻对他没好气地说：“瞧你那点儿出息！是血吗？”腰里硬说：“是血，我闻来着，有腥味儿。”权桑麻愣了愣：“别给我扯淡！轱头，这是真的吗？”

我迟疑地说：“是啊，老槐树是树精，动不得，我怕遭报应啊！”

权桑麻和腰里硬喝酒，我也拿过酒杯喝。

酒下肚，权桑麻调高了弦儿：“红卫兵冲锋在前，干得好啊！”

腰里硬骂：“好个屁！看到老槐树流血，他们都屁滚尿流了。不过这事还真邪乎，树咋会流血呢？”

权桑麻说：“娘个×的，我也搞不懂，咱把这树先放一放。”

我知道，红卫兵就是权桑麻手里的枪，他想崩谁就崩谁；红卫兵是他手里的棒子，他想打谁就打谁；红卫兵也是他手里的一盆脏水，他想埋汰谁就埋汰谁。

后来权桑麻把我支开了，他们说些啥我就知道了。

这天夜里，我就知道要出大事。我睡不着，拿着那根轸木在街上晃荡。看着腰里硬和黑五带着红卫兵拉着一排子车干草走了过去，我想这帮王八蛋一定不干好事，就远远跟在后边。路过老槐树时，腰里硬突然回头喊了一声：“把老轸头给我绑在树上！”他话音刚落，我就被红卫兵七手八脚绑了。我刚要喊，就被人用红袖章堵住了嘴。红袖章上面的“红卫兵”三个字是用油漆刷上去的，气味浓烈，我被呛得直流眼泪。

红卫兵们在文庙的外墙堆起了干草，我这才知道他们是要烧文庙魁星阁，怕我敲钟喊乡亲们救火，就把我绑成了粽子。

魁星阁着火了！

火光簇簇，一片通明，血燕四处惊飞，整个天空好像涂满了血。

我和老槐树一道，眼睁睁看着文庙的大火烧了起来。

大火烧得凶，像跟文庙有仇似的。天亮时文庙全都烧塌了，只剩下半堵墙。红卫兵排起长队，向着残垣断壁鼓掌。黑五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让我们欢呼吧！”

这帮混蛋，我还在树上绑着呢！一个红卫兵想起了自己的红袖章，才来给我松了绑。松了绑，我眼前一黑，差点儿背过气去。

金世鑫校长来了。他被红卫兵批斗游街。

金校长高个头，瘦，戴着一副眼镜，一头密密的头发天然卷着，有些女相，说话还带点儿娘娘腔。此时他两眼死死盯着文庙残址，脸色苍白，像个木头人。

黑五看到了金世鑫，说：“烧得好不好？”金世鑫浑身痉挛，眼睛流血。黑五说：“你服不服？”金世鑫扭歪了脸，眼睛在滴血。黑五说：“今儿就不斗你了，明儿再说。”黑五招呼红卫兵，“走啦，睡觉去！”说着，黑五跳上了排子车。等红卫兵走远，金世鑫突然跪倒在地，仰天长啸：“日头村的文脉断了，文脉呀！没了文脉，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要成为野蛮人啊！”

这天夜里，金世鑫要逃走。走前他找到我说：“下回他们就要毁天启大钟了。”我心里也有种不祥的预感。

金世鑫说：“这帮杂种肯定是要砸钟的，咱不能让他们砸呀！咱要把它藏到学校的仓库里去。”

我说这主意不赖。

我是生产队的饲养员，能调配牲口车辆。我赶着马车和金世鑫去了老槐树下，在黑夜摸索着卸钟。钟有灵性，很配合，仿佛感觉到自己将有不测似的。我们没咋费事就把大钟稳稳扣在了马车上，又顺利地藏在了学校的储藏室里，然后在上面堆放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教具。

可是，我和金世鑫藏钟的事还是走漏了风声。泄密人是我的儿子猴头。我气得举着轆木捶他。这狗×的，一点儿不随我，长得像一种叫“猴头”的蘑菇。我家院子里有一棵柞树，树上长着一一种白色蘑菇，蘑菇拳头那么大，毛茸茸，圆溜溜的。我老婆怀孕的时候没啥油水，只能吃它补身子。儿子生下来时，小脸长得跟猴头菇似的。我说就叫他猴头吧。猴头这小子平时不爱说话，见了我也不叫声爹，好像知道自己亲爹是谁似的。猴头有夜游症，经常半夜起来去井上挑水，直挑到水缸漫出来才去睡觉，醒来后抄起扁担挑水时才发现水缸满满的。

猴头竟然成了告密者。

后来我才知道他瞅着黑五威风，就一直想当红卫兵。黑五收留他，有一个秘密约定，让他当个积极分子。猴头向黑五发誓：“我，我中！”

天亮的时候，猴头鬼鬼祟祟起了床，两道眉拧成一个肉疙瘩。他扛着一把大锤，偷偷溜了。

我心一悬，猴头干啥去呢？